

## 陪贾平凹登华山

田冲

那年九月，天高云淡。我同著名作家贾平凹等一行20余人从西安出发向华山挺进，一路谈笑风生，或豪言壮语，或插科打诨，车厢内一片欢声笑语。

公路如带车如船。我们的汽车一路东进，过渭南，抵华阴，傍晚时分下榻华山脚下的金穗宾馆，一幅大红标语“热烈欢迎贾平凹等著名作家书画家下榻本店”映入眼帘，华山旅游发展总公司和宾馆的领导们为我们一行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

一间不大却装饰高雅的会议室里，分宾主而坐的有：著名作家、书画家贾平凹，著名作家京夫、晓雷、陈彦、冷梦、孙见喜、方英文，以及西北大学教授、评论家费秉勋，书画家邢庆仁、王为国、马河声、王志平、杨懿新及时任华山旅游发展总公司总经理同西京等人。同西京致了欢迎辞，贾平凹作了简短发言，气氛轻松和谐，掌声此起彼伏。稍后宾主欢聚，共进晚宴，觥筹交错，欢洽备至，大有宾至如归之感。

宴毕回到宾馆，贾平凹立即即入人墙的包围：当地教师请他为文学社题写社名，文艺工作者请他为即将复刊的杂志题写刊名，女诗人请他题写书名，记者请他为朋友主办的报纸题写报名，饭店经理请他为饭店题词，饭店服务员请他签名，文学爱好者要和他合影，书画爱好者请他题签，摄影爱好者让他摆动作，牌友还等着赢他的钞票。贾平凹像一个高

速旋转的陀螺，拼命地应付着各种事务，这边还没有忙完那边又催，他自己还急着要看球赛，忙得不亦乐乎。作家京夫、晓雷、冷梦及其他书画家的房门也频频被敲，有送书的、索字的、合影的、取经的，搅扰得他们一场完整的球赛也看不完。他们被一群虔诚的读者和崇拜者所感动，不停地感叹：文学依然神圣呀，书画依然神圣呀！

夜已深了，一扇扇窗里的灯光才疲惫地渐次睡去，不再同月亮星星进行深情地凝望，把一帘幽梦留给它的主人们。

翌日，一阵阵门铃声惊醒了主人人们的幽梦，匆匆地洗漱，匆匆地进餐，匆匆地乘车直奔西岳华山脚下。排队、点数，放行，登缆车。坐在缆车里，山体向后嗖嗖地移动。万丈深渊，云雾升腾。仅十多分钟，我们就抵达了步行需两个小时的华山北峰。旭日灿烂，人群欢呼，胸中平添万丈豪情。贾平凹或坐或站，都是一道耀目的风景，认识的不认识的人都来争着和他合影，够不着的人，从人缝里踮一脚进去，也算是接触了名人。

稍事休息，我们继续向华山峰顶进发。走走停停，说说笑笑，原来可望不可及的金锁关、苍龙岭已踩在了我们的脚下。下山的人群不时与贾平凹擦肩而过，走过之后愣过神来：“那不是贾平凹吗？”然后把征询的目光落在我们这些同行者身上。我们或含笑不语，或开玩笑

说：“那是‘假平凹’，不是真的，我们在搞模仿秀！”一部分人半信半疑地下山了，一部分人不甘心与贾平凹擦肩而过。坐在原地等贾平凹下山，还有少数人又向山上追去，要和贾平凹合影留念，不少女大学生、文学爱好者上山途中认出了贾平凹，紧随其后当伴游，来自山东青岛的海军女战士和一些公安干警认出了贾平凹，自愿伴随左右提供保护，连华山上斤斤计较的小商贩们也大方地拿出一些纪念品要送给贾平凹，只求和贾平凹能合张影。在华山的险要地段，等候签名合影的人有时排成长龙，差点交通堵塞。贾平凹急了，每见有人认出自己，就像做贼一样开溜，实在溜不掉就向人解释说自己不是贾平凹，惹得同行的我们一阵好笑，生出无限羡慕和嫉妒来。

终于登上华山西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君临天下，心中豪情油然而生，大有气吞山河之势！站在华山之巅，以险要著称于世的西岳也俨然向你俯首称臣了。身旁时而清风拂面，时而云雾穿梭。自己仿佛也成为下界的仙人了。

兴之所至，我轻轻哼起了自编的小调：“华山美，华山秀，雄奇险峻无敌手。白雾身边绕，彩云天际流。飞瀑如雷鸣，最美是春秋。画笔画不尽，诗篇咏不够。红日普天照，河山更锦绣。华山美，华山秀，一步一景如画图。客来花怒放，

迎宾松昂首。豪侠论刀剑，仙人摘星斗。神话传千古，风光驻心头。美景看不尽，明朝更风流。”当此之际，松涛阵阵，似有仙乐为我伴奏。

登上华山西峰，我们一行又折回北峰会合。进餐之后，为当地赋诗题词留念。贾平凹兴致极高，题词“父山”“上山摸天”，题诗“太华顶上玉林连，花开十丈藕如船”“八月登华山，云开日灿烂。我从天上来，奇逸人中仙。”贾平凹的老师费秉勋也口占《咏华岳》一首：太华拔地直冲天，黄水如丝俯看中。王屋东推晒小巫，巨灵一死几时还。剧作家、后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陈彦也留下墨宝：俯察千山折无骨，仰观西峰削似铁。京夫、晓雷、冷梦、邢庆仁、孙见喜、方英文等也纷纷挥毫泼墨，以表达畅游华山后的喜悦心情。笔者亦赋诗一首以吐心中块垒：西岳巍峨天下冠，游人蜂拥觅仙园。万仞奇峰插碧霄，无穷神话传人间。松迎宾客展雄姿，花遇知音增美艳。风物更添雅士兴，摘星石上谱诗篇。



## 喊山

鲍久霞

母亲在清晨一声轻喊  
山揉着懵懂的眼  
野韭菜开始冒头

野百合飘香时  
我挠着大山的腰身  
她的笑声长成一串串鲜红的五味子

我爽朗地笑，山也笑得似儿歌  
我悲切地哭，山哭得如怨妇  
我不语，接着山疗伤

雪融花开，眼尾也开出了菊花  
鬓角悄然爬上白霜

站回儿时的山巅，再轻喊一声山哟  
莫要惊扰溪流归雁

## 沙棘(外一首)

月亮红

在凤冠山景区  
几簇忽然出现的沙棘  
似团团火焰，冷寂中  
格外生动与温暖

小时候，它们只害羞地  
躲藏在深山僻壤中  
红色的小果粒，曾多少次  
填充过我饥饿的胃肠

一群群鸟雀喧闹不止  
肯定不是向我致欢迎辞  
大概是担心，我抢食了  
这些赖以过冬的食物

凑过去，原本是我想  
装出一副开心的样子  
跟好久不见的沙棘合个影  
沾一沾它们，那满身的喜气

我这一番毫无恶意的小心思  
山顶居住的神灵，心知肚明  
我并不介意，思维甚或比我  
还要简单的鸟雀们，懂与不懂

板栗

它们是村里人，春季  
用野毛栗树嫁接的  
那些年里，不负深情厚望  
盛产的果实帮助众乡亲  
屡次度过生死饥荒

而今父辈们，一一衰老，离去  
遍坡的板栗和那些零星的果树  
被蓄谋已久的野草趁机理葬  
比他们的晚景，还要凄惶

唯有少数不甘湮灭  
年复一年，开花结果  
暗红的籽实，似愤怒的牙齿  
在炸裂的栗刺芭里，咬出  
山的隐痛

草丛里捡几粒，揣着  
往日中秋母亲用大铁锅  
翻炒板栗啪啪爆发的声响  
又在耳畔回荡，鼻翼间  
飘过那独特的甜香

## 商洛山

(总第2501期)

刊头摄影 郭立新



## 听书不觉夜已深

俱新超

双眼高度近视后，我便常常会不由自主地眨眼泪，眼睑如同一个狭小且粗糙的船型瓦盆一般，脆生生的，不知错过多少风景，留下多少遗憾。无法长时间静坐书桌捧书而读的我，便恋上了听书，听雨夜相闻，听风雪互吟，听莺啾蝉鸣，听书海史吟，不觉夜已深，人已眠。

念及听书，与之对应，便有说书。偏闹市一隅，陈设或简或繁，排场或大或小的茶馆里，说书人醒木一方，妙口一张，相貌虽不英俊，但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牵着听书人的心。待抬手拍木，“啪”一声，听书人瞪大双眼，“唐三藏路阻火焰山，孙行者二调芭蕉扇。上回说到的那厮，原来是牛魔王的妻，红孩儿的母，唤铁扇公主……”清代诗人诸明斋在《生涯百咏》中这样描述说书：“一声尺木乍登场，滚滚滔滔话短长。前史居然都记着，刚完《三国》又《隋唐》。”如今，我羡慕古时能听书的茶馆，人们煎茶喝茶，轻掩杯盖，说书人信手拈来一段故事，五湖四海围拢一桌，便成了可亲可敬的朋友。

听书须有工具，我小时候，爷爷有一手持音乐播放器，曾被我“顺手牵羊”搜刮而来。擦净后，穿一串带珠红线别在

腰间，抑或是握在手中，都能满足我听书。旧式音乐播放器只有一个卡槽，若听故事、评书，需要去网吧下载，历史故事短则百集，长则千集，常听到入迷处，便循环播放，再无下集。记得有次我着迷于《千古第一谋臣：刘伯温》的故事，知道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善理政事、精通兵法，帮助朱元璋成就帝业，遂激动不已。后来听到刘伯温为百姓成功翻案，众人拍手称快的故事就莫名生出了幽微的感动。然而，他最后也难逃厄运，我又默默流泪，竟为一代名臣而深感遗憾。听书期间，音乐播放器问题频出，电池鼓起，无端开关机，我的听书就中断了。那郁闷的日子，走在田间地畔，马路边半响细雨下的灯光在黑暗中逐渐模糊不清，远山近岭迷迷蒙蒙，举目顾盼，恰有无数只飞蛾翩翩抖动，天地已然变成了灰白色。无处听书的，常常躲在这些地方，远处传来几声犬吠，我大概知道我还活在人间，必须想办法寻找听书工具。

临近村小的杂货商店，不知何时兴起了抽奖小活动，只需五角钱，不仅能得到一个泡泡糖，还能抽奖一次。而那奖金最中间的透明薄纸下就是我一直心

念念的“MP3”。长条状音乐播放器呈浅蓝色，两边有许多小口，中间显然是一块屏幕，或许它能显示字幕，或许它能准确调换频道。这一切，尽管都是我的设想。一次又一次涉足杂货店，我比任何人都熟悉它的存在。后来一段日子，家中油盐酱醋我都会在小商店购买，只是为了能时常目睹“MP3”的身影。杂货店老板的头发放微显长，煞是浓密，我弱弱地问她：“阿姨，我能买下这个吗？”我手指着“MP3”，仿佛要戳透那个紧密的盒子。“娃子，这个是抽奖的，不卖。”她说。为了得到这个播放器，好接续我的听书梦，放学后，我沿街寻找垃圾箱里的啤酒瓶就成了我童年最难忘的事情了，每捡拾一个啤酒瓶，就好像在荒野地埋下了一颗种子，若换成钱来，荒地就好像泼洒了一瓢清凉的水，干涸的心田和土地就都得到了滋润。

极幸运的是，我抽中了那个向往已久的音乐播放器，它比我想的要好。接音乐播放器回家的路上，我的额头和嘴角两旁浅浅的皱纹里蓄满笑意，好日子总姗姗来迟。捧起它，如获至宝，我便一个劲地叨叨祖母给我缝制一个播放器

保护套，朱红的毛巾套前栓有一圈橡皮筋，我可以随时将它紧紧拉拽起来，以此保护它永久崭新。后来，我小心翼翼地电脑将音乐播放器递给叔叔，他家中的电脑可以帮我下载故事，若说谁是我读书旅程中的启蒙人，叔叔算第一个。他每间隔一段时间都会来找我，刚进家门，就直生生唤我：“小子，故事听完没，叔叔好给你再去下载。”《大明王朝》《白鹿原》《四世同堂》《活着》都是我在音乐播放器上听完的故事，那动人心魄的情节、铿锵有力的男音、脆若银铃的女声，都让我如痴如醉。

十八岁生日时，父亲送我一个智能手机，我在听书软件上找寻的大量书籍都无须下载，听书也因此更加便利。时至今日，我愈发喜爱听书，音频阵阵，不疾不徐，仿佛车轮碾过，奏响了历史的歌，烽烟滚滚，怒浪滔滔……

书里告诉我：疾苦人间，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我爱听书，这点爱，足以让我一生都活得真诚且有趣。